

到城里去

芬 蘭 Madame Aino Kallas 著

# 到 城 裏 去

王 抗 夫 重 譯



上 海

南 强 書 局 印 行

1 9 2 9

1929 10 10 付排

1929 11 20 出版

1—2000



實 價 五 角

## 序

芬蘭的著名女作家，爲一般人所知道的，有海倫娜·威斯脫馬克 (Helena Westermarck) 和明娜·亢德 (Minna Canth) 兩個人，前者以她的小說著名，後者則是一個戲曲家。

根據 Hermione Ramsden 的話，明娜·亢德 是專門描寫貧苦，飲酒，和對婦人的不友意的法律的，她用永不倦怠的精神去描寫這三個惡鬼，而且表示着反抗，她被一般人看作一個無神論者；海倫

## 2 到城裏去

娜·威斯脫馬克却不然，她的著作很少有對於弱者的同情，甚至說勞働階級像那醜惡的黑煤，是必不可少的，祇是氣味討厭的很，而且說農人們對於紳士們的嫌惡是從他們祖宗遺傳下來的，她被政府給予了獎金。

關於海倫娜·威斯脫馬克那是澈頭澈尾的爲豪紳地主以及貴族們所有，她完全是一個統治階級的擁護者，資產階級的一個工具，政府當然要給予獎勵，這是不成問題的。明娜·亢德與她相較，是有很大的分別的，她能夠大無畏的對統治階級的法律提出抗議，她能寫出一切貧苦人們的不幸，她積極的反對封建思想；然而，她究竟還不是一個捉住一切問題的核心原因的，她沒有找到她所表現的一切問題的階級背景，這是她的創作內容的缺陷。

這裏所介紹的愛羅·考內斯（Aino Kallas）却又不然，從她的作品所表現的去，她是認定一

切罪惡都是起於階級，她的作品是暗示着必得等到階級消滅後，一切問題纔可以解決；所以她的創作，大都是描寫着貴族地主的殘暴與橫行，被壓迫的無產階級的反抗與憤恨，她以全力描寫了被壓迫者的潛在的生命……

她似乎不爲大家所知，然而，站在被壓迫的階級的立場看來，我們總得承認她是芬蘭文壇的嬌子；海侖娜·威斯脫馬克固不能拿來與她並論，就是明娜·亢德站在她的面前，也不能不爲之遜色，雖然嚴格的說來，她並不能算是一個無產者的作家。

我們不必展開她的全集，祇要看抗夫所選譯的幾篇就可知道。

譬如“奧格之死”這一篇，奧格雖是一個被損害而且屈伏了的個性，但所有的工人却不是這樣。她們爲地主建築牛欄，發現了這牛欄的建築比他們的豬槽似的住宅要好千萬倍，而且知道了牛的

#### 4 到城裏去

食物和飲料也比他們的豐富，他們看到了自己在貴族地主的眼中遠不如他們的牛，他們便覺悟而且憤慨起來了，他們便很憤慨的燒掉了那些新的牛欄以及貴族地主的屋宇：這就是完全的表現了被壓迫階級的憤恨。

如“婚禮”這一篇，是描寫地主對於農民新婦的初夜權的小說，農民在新婚的第一夜，新娘照例是要陪伴地主一晚的。這個新娘當然的不能夠獨爲例外，所以她的母親勸她，說“她不是最初的一個，也不是最後的一個。”這一篇的女主人公怎樣呢？她堅決的反對着這樣的主張，她“覺得身上的鍊鏈雖然加緊，但她不願屈伏”，她得着新郎的同意，在陪伴地主的時候把他殺了：這當然是描寫了地主階級的罪惡，以及一種正義的反抗。

“英琪兒”更是從倫理的關係方面來描寫的。英琪兒留下了自己的孩子在家庭裏，去爲伯爵的孩子哺乳。她自己一切的權利都被剝削，甚至和她

的孩子都不能一見。一天，她的主人出去了，她差不多爲思念她的孩子而發狂了，她偷偷的把孩子從家裏抱了來。就在這時候，她的主人回來了。她先是驚惶失措，但不久，她鎮定了，她決計反抗，甯可以被鞭打，甯可以失業。在描寫的技術上講，這是最細膩動人的一篇。

他若描寫寧死而不願被打二百鞭的奔哈德·力夫斯的堅強的個性；爲一個乳馬而被毒打的“到城裏去”篇裏所曝露的事實；“沙利馬的拔士巴”的描寫徵兵制以及伯爵的搶奪婦女；“克布加巴德臨死的時候”的懺悔的描寫貴族的收租人在臨死時對於生前的毒打農民的回憶；“犧牲”的描寫爲羣衆的利益而犧牲個人的意志；“書記與牧師”的諷刺教會的牧師；在在都表現了貴族政治的黑暗，和哀哀無告的被壓迫階級的悲慘生活。

就是作者自己，她對於這幾篇也有過相當的說明。她說，這集子裏的故事大部份都是反抗精神

## 6 到城裏去

的表現。很少有幾篇是完全的理想，大半是根據於事實。“婚禮”，“英琪兒”，“撒利馬的拔士巴”，“到城裏去”，‘書記與牧師’，“克布加巴德之死”，‘犧牲’都是上世紀中葉，工奴時代的事。“奔哈德·力夫斯”與“奧格之死”說明1905年革命時的情形，那時愛沙尼亞的農人想擺脫哥薩克勢力所輸入的封建制度的桎梏。我們就從這些地方看去，也就可以認識她是怎樣的一個作家了，雖然其間也有僅止於曝露貴族地主的暴行的事實，而作者的意識也不免有些模糊，觀點不免有一些不正確的地方。敬愛的讀者們！我們讀過了不少的被壓迫的以及弱小民族裏作家的創作，我們也曾聽到很多的反抗的呼聲，有許多時候也常常聽到

我千辛萬苦的操作，

我的血已經漬透了你的黑土，

看着你，我禁不住心裏的酸苦！

一類的象徵的喊叫，然而，你也曾讀到像愛羅·考

內斯這樣的看到一切的不平起於階級，而盡量的描寫着被壓迫階級的苦痛，以及大無畏的被壓迫的階級的反抗麼？這一點，就够我們對她表示相當敬意了。

但是，她的創作就毫無缺陷麼？這却又不然。她比海倫娜·威斯脫馬克和明娜·亢德固然要高得多，但她所表現的意識却不是健全的無產階級意識，她所表現的完全是一種農民的意識，所以人物的反抗行動有些帶着原始的形式，有的帶着極濃厚的宗教的色彩，而對於人物的前途也表現得模糊，有時觀點還陷於不正確的地位。她創作中人物的全部，都可以說是爲這一種的意識所支配着。這就是她的缺陷。

所以，關於愛羅·考內斯的創作，我們要做一個結論，那就是站在被壓迫階級的觀點上去攝取一切的材料去描寫，那是她的特色；她無往而不顯示出一種應該克服的農民意識，而且對於被壓迫

## 8 到城裏去

的無產階級的前途描寫的有點模糊而且不正確，却是她的缺陷。

芬蘭是一個多湖的國，是一個面積約十二萬方里，處在北方的嚴寒地帶，南臨波羅的海，北臨北冰洋的半島。這裏的作家大都是受了陰森的自然環境，以及被損害的影響，所產生的文學多帶着陰森的氣象。愛羅·考內斯既然是在這樣的環境裏生長起來，所以她的創作是同樣的帶着這種色調，她的作風是樸素而陰闇。……

她的身世在許多關於芬蘭文學的論文裏都找不到，甚至可以說簡直沒有提到她的名字。她或許是芬蘭的一個新進作家也未可知。我和抗夫所以能在一種叢書裏發現這一部值得注意的著作，是由於寫在她的英譯本的短篇集“White Ship”前面的一篇 John Galsworthy 的序言。從他的這一篇序言裏，才知道她不是一個平常的作者，才知道她的創作裏充塞了極強烈的被壓迫的生命的喊叫……

敬愛的讀者們！注意於芬蘭文學的讀者們！請拋棄你們注意於海倫娜·威斯脫馬克和明那·亢德的眼光，來讀讀這一部塗滿了被壓迫階級的血與淚，與反抗的呼聲與行動的創作罷！

編 者

10,5,1929。

### 附錄：作者的序（節譯）

愛沙尼亞共和國的藍黑白三色國旗中間的那條黑色確非偶然加入的。極有力量的，牠表示了國民從歷代以來所遭受的顯明的痕跡。在歐洲很少有幾個國家能够像愛沙尼亞那樣爲着自由而努力的奮鬥。

愛沙尼亞是歐洲東方和西方往來的要衝，所以自有史以來是一個劇烈的爭

戰之場。

面積較丹麥或荷蘭略大，北與西有波羅的海及其海灣環之，東邊是俄羅斯，南邊就是現在所謂拉脫維亞共和國，這樣的位置着，愛沙尼亞人已經居住了十五個世紀。雖然有這樣長的歷史，他們的種族是健強的，現在的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七是異族。從種原上說，他們與芬蘭人及匈加利人有聯屬的關係，這三國構成了 Finno-Ugric 語言組。

舊日的愛沙尼亞人是極端愛自由與好戰的人民，勇敢而有進取心，大都以農業與海上貿易爲生，但亦耽於海盜生涯，他們甚至侵劫到瑞典沿岸。他們的文化同其他波羅的海諸國不相上下。在德國人戰勝他們以前，他們差不多進步到現在所認爲State的地位，以民選的“Elders”

治理之，並且保持着一支有組織的陸軍。他們土石的防禦工程到現在還有多部份遺留着。

在十三世紀之初，基督教的輸入——用火與刀的勢力——開了愛沙尼亞歷史的一個新紀元。經過了一世紀的血戰與兇猛的抵抗，他們終於屈伏在德人的勢力之下；在這皈依的國土裏，由教皇的祝福，建立了武士勳爵的聖職。

戰勝的結果是愛沙尼亞人的大不幸。數世紀來他們祖宗所耕種的土地全被德國的主教和勳爵分奪了去。人民一切最平常的權利都被剝奪，並且受着嚴厲的治理，在歐洲簡直無可比並。

愛沙尼亞的農民，身體與精神兩方面，變成了德國勳爵的產業。束縛於他們所耕種的土地之中，他們的情形無異於

## 12 到城裏去

牛馬或無生命的物件。他們的子孫無承繼權；一個農民死去後，他淒淒的動產就爲主人所佔有。最高的司法權握在各人區域內的地主手中。農民被鞭打至死不是件希奇的事。他們可以被賣掉或者拿去交換別的物品——拿農民去交換一條獵狗的例多的很——夫婦離別，全家分散。鞭責是對於最微小過犯的刑罰。

不久，愛沙尼亞又從原戰勝者的手裏爲別的戰勝者所有。1562年德國勳爵制度顛覆，於是瑞典，波蘭，與丹麥瓜分了愛沙尼亞。1710年彼得大帝克服了該地，蹂躪各村市，一直到軍官來誠實的報告說：“已經沒有什麼可以毀滅的了”，而後才罷手。二百年來愛沙尼亞變成大俄帝國的一部份。

在這些重大戰爭的過程中，愛沙尼

亞農民仍然保持着一向所加於他們身上的束縛。雖然每個世紀都有流血的反抗，但是結果對於他們的地位沒有絲毫的進益。到了十八世紀，自由博愛的思想暫時征服了歐洲的人心，這才在波羅的海沿岸各省聽見要求廢除奴制的呼聲，流行的意見，以俄國政府爲後盾，終於逼着波羅的海貴族，在1816年與1819年，多少給與了不幸的愛沙尼亞人民一點自由。

然而實際上，所給與的自由不過是紙上一句話。1816年與1819年的讓步只是叫那些農民更益浸沉於深深的痛苦之中。他們是自由了，因爲養活他們的責任不再見在他們主人的肩頭；但是他們生產必需之物，土地，既然被剝奪了，他們仍不得不向地主們哀求，而一向大地上不適用的剩餘現在亦要歸於地主了。使

用土地的租金不是用金錢折算，用的是勞力等類。工奴代替了農奴的位置。體罰仍然盛行着。一般人民的不滿意是這樣的大，以至在1840年的時候，大批的愛沙尼亞人從路得教派改入希臘正教——俄皇所崇奉的教——希望改善他們的地位，還有一部份人移居到俄國去。

愛沙尼亞的歷史是一個悲慘可怕的歷史，我有心說得這麼長，因為這集子裏大部份的故事都是以之為背景……